

# 试着做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

## ——谈最新长篇小说《暂坐》

贾平凹

### 创作谈

在我70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21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往日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嫌别人，更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不行，那样写有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

《暂坐》写城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

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接的那个茶庄搬走了。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两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人在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还有呼吸，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样的紧迫，一刻不停。

茶庄在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的人，长得漂亮，但从从不施粉黛，裹束和打扮也都很中性。我是从那时候，醒悟了雌雄同体性的人往往是人中之凤。她还有一大群的闺蜜，个个优雅自尊，仅态高贵，我曾经纳闷：为什么男的没有，女的则有闺蜜呢，而且她的闺蜜还那么多？后来我

文坛“长跑健将”、著名作家贾平凹日前推出最新长篇《暂坐》，首发于新出炉的《当代》杂志2020年第三期，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暂坐》是贾平凹的第17部长篇小说，以西安为背景，描摹欲望城市里的单身独立女性群像，她们遭遇了困境，有慌张焦虑，也有心灵上的彼此依偎互助。

——编者

也是醒悟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女的，她们都需要倾诉，闺蜜就是来做倾诉的。那些闺蜜们隔三岔五地来到茶庄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我是在茶庄看见了地和她的闺蜜，她们的美艳带着火灼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又使你无法接近。她们活力充满，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多少水，水中就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世界。

现在，茶庄搬走了，而留我的只是叹息，看茶碗在渴着，看蜡烛要烧死。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暂坐》的文本。在《暂坐》里，以一个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白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茨，缭以垣，垣内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而芭丝女萝蔓延滋生，日光漏叶莹如琉璃，叙述以气流布，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其中更有着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出现的奇异，有着冯迎幽冥萦绕的迷团，使这人

间的人确实有了两种：人类和非人类。也时空转换着，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

《暂坐》中仍然是日子的波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众生说话即是俗世，就有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的是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的诸声，而我们，则如《妙法莲华经》所言：虽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常耳也听得，起码无数种人声，闻悉所解。

《暂坐》里虽然没有“我”，我就在茶庄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万象在下。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在写这些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么讲，你一句，我一句，平铺直叙地下来，确实是有些笨了，没有着那些刻意变异和荒诞，没有着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渲染，可能会有人翻读

上几页便背过去。但我偏要这样叙述的。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着现实主义就越了解着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着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着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峡、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处理这些说话，一尽地平稳、笨着、憋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也更更能保持它长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丰富自己，加强自己，来从事适合于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着器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

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是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败为标志，俄国的那个巴捷那娃似乎从没有见过好就收。

白石在他晚年的绘画中，落款总是要写上八十几岁或九十几岁，这是一种释然，还是一种炫耀？而《暂坐》之所以敢纯写一群女的，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这种矛盾和分裂随处可见。写到了最后，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婚后不再结婚？世上的事千变万化而情感是不会变的吗，还是如看到的那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我就这么疑惑着，犹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霾，满天都是个谜团。

#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流量不妨多些

## 从陈冲的『读书日记』、朱广权的『文化带货』到英国明星『每日读诗』……

### 公众人物通过互联网频频示范『阅读的意义』

热播剧《清平乐》中，喻恩泰饰演的晏殊虽是配角，却圈粉无数。作为圈内少有的“学霸”，抛开博士学历的光环，喻恩泰习惯于在进入角色前做好充足的文化准备。为了演好这位政治家、诗人，他阅读了大量与宋朝历史相关的书籍。知名女星陈冲亦以书籍为伴，她不止一次地向观众和影迷谈起阅读的意义。近期她在日记中写道，疫情期间，把《鼠疫》《弗兰肯斯坦》等又翻出来再读，带来莫大的乐趣，更受到启发。

而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因疫情宅在家中的英国演员也纷纷读起了诗。“X教授”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每天给网友们读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如今已经读到了第二十六首。英国国宝级演员海伦·米伦在家中诵读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传世名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戏剧和诗向来是他们的阅读传统。通过社交媒体的转发和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

### 阅读养成的气质，让演员“既美且贵”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何雁呼吁年轻演员多读书。“演员到最后拼的不仅仅是天赋和人生阅历，文化也是重要的落脚点。”他说，肚子里有没有墨水，身上有没有文化修养，不是摆个读书造型就能实现的。“美而不贵”，是现在很多年轻演员的特点，也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局限。表演艺术家焦晃曾说过，若演员没有阅读的积累，就会显得底气不足。“不读狄更斯、拜伦，怎么理解英国；不读罗曼·罗兰、雨果，怎么理解法国；不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怎么理解俄国；不读杰克·伦敦、欧·亨利，怎么理解美国；还有中国古典诗词，都应该系统地学习。”腹有诗书气自华，出演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晃晃戏份不多，只堪堪坐在那里，就是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

作为英伦演员界的“学霸”代表，实力派演员史蒂芬·弗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两本书。在一次牛津大学的演讲上，史蒂芬谈起王尔德，很轻松地引经据典，娓娓道来，那种读了书的气质，当真会发光。又如《唐顿庄园》里的“大表哥”丹·史蒂文斯。史蒂文斯毕业于剑桥大学英语文学专业，这位迷人的男星曾在2012年担任英国布克奖的评委。史蒂文斯在拍摄《唐顿庄园》和准备百老汇演出的间隙，还阅读了146本书，而且他读书从来不会粗略浏览，每本书都会仔细看。

### “七步成诗”带来的文化流量，吸引公众进入阅读的大门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梅丽尔·斯特里普说，“了解世界和人类的境况，对所有人好奇”。朱迪·福斯特感慨，“它令你不知足，不安于现状，促使你成为更好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公众人物以身垂范，频频展现阅读带来熠熠生辉的文化流量。

不久前，知名脱口秀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对诗歌掌故信手拈来的魅力时刻，被有心的观众剪辑在一起，迅速引发热议。在另一期节目中，《傲骨之战》主演库什·珍宝谈起她在戏剧学院二年级时，曾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9首全文背下。当珍宝现场演绎时，科尔伯特也忍不住随声附和，二人齐声背诵，画面极其美好。另一次线下活动中，观众当场提问，“我的朋友要结婚了，他们请我们在婚礼上读一段《指环王》，你有没有什么推荐？”思忖数秒，“读这段吧”，科尔伯特当场吟诵起来，“身条细如柳，心地比水清，清流照芦苇，美丽的河之女，你恰如春日夏日，来年春又临，风吹流泉上，突动万叶鸣……”每一次主持人闲庭信步般“掉书袋”，都会引发台下观众的尖叫和掌声。

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边，央视主播朱广权的“文化带货”也火了。“烟笼寒水月笼沙，不止东湖与樱花，门前风景雨来佳，还有莲藕鱼糕玉露茶……”词藻的丰富、舒适的节奏、用典的巧妙，让人忘记了这原本只是一场直播购物，很多人开始走进这位央视著名段子手游刃有余的语言世界。

想要“七步成诗”，离不开知识储备。这种储备，是通过高质量的阅读、学习和思考积累出来。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带动互联网话语体系发生变化，有的变得更字化、更抽象、更直白粗犷。在沟通走上高速公路的同时，文化的丰富性却被驱逐出精神的田园。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书香是精神的故乡，当人们为朱广权的“文化带货”拼命下单时，我们知道，对知识的崇敬，并未离开。

## 海外视点 韩剧《夫妻的世界》打破收视纪录

###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由毛完日执导，金喜爱、朴海俊等主演的韩剧《夫妻的世界》近日收官，作品延续了开播以来的高热度，大结局收视率高达28.4%，刷新了韩国有线台历史最高收视率。爱情与婚姻、承诺和背叛，四者之间乱如麻的关系是贯穿16集电视剧的核心线索，观众随着女主角跌宕的生活嬉笑怒骂，哀其不幸，却也怒其不争，只能在落幕时看着主角豪宅中的一地鸡毛，无声叹息。

改编自英国电视剧《福斯特医生》，《夫妻的世界》以虚构的“高山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女主角池善雨位高权重，是高山市家庭爱心医院的副院长，她的丈夫李泰伍依附妻子关系，从而担任一家小型娱乐公司的社长。在这样一段女强男弱的婚姻关系中，李泰伍成为了这个狗血故事的始作俑者，出轨对象还是当地的名门财阀女儿——年轻貌美、家境优渥的瑜伽老师吕多景。

《夫妻的世界》的人物塑造无疑是饱满且极具张力的，除了身处漩涡中心的三人外，人前一面背后一面的薛明淑、貌合神离的孙济赫高志琳夫妻，包括主角的儿子李俊英等人物的刻画也都成为每集播罢观众讨论的焦点。跟随这些配角的内心转变，剧本的立意也逐渐明晰完善。

情节方面，故事的走向没有流于俗套，为了讨好收视群体而安排大快人心的复仇戏码。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三角设定中，观众期待背叛者的身败名裂，期待插足者的自甘堕落，然而没能成为一部“爽剧”或许是《夫妻的世界》真正吊人胃口的地方，李泰伍出轨暴露后，池善雨的绝地反击没能如约而至，反倒陷入作茧自缚的怪圈，甚至走入大海寻求死亡解脱。轮回则是出轨方的宿命，年轻的吕多景没能盼来李泰伍的一心一意，甚至在婚姻中无形背上了池善雨的阴影。两个年龄背景都不甚相同的女人在剧末当面对峙后，悲哀地发现畸形的爱情中，她们都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人生诉求。

作品在日前公布的第57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中入围了多项大奖。毫无疑问，《夫妻的世界》给韩国观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抹印象，也势必在本年度的韩剧中占据一席之地。

### 这部BBC电视剧连带着小说原作，已成为今年上半年度的文艺话题王

# 谈论英剧《普通人》的时候，值得谈论的不仅是小说

### ■本报记者 柳青

在英剧《普通人》成为爆款前，爱尔兰西北的小镇斯莱戈因为诗人叶芝而出名，游客们慕名去寻访诗人笔下“人心所愿之土，永不衰退的美”。现在，对于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而言，斯莱戈的代言人要换成《普通人》玛丽安和康奈尔这对恋情多舛的情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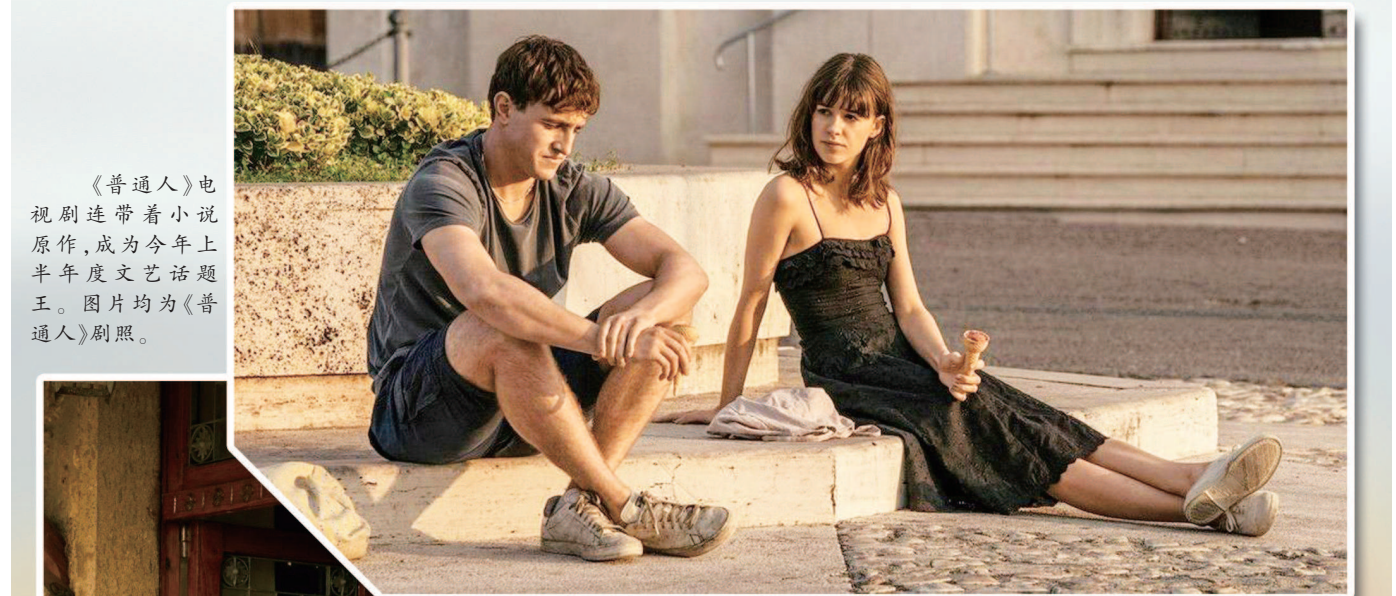
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今年29岁，《普通人》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继《聊天记录》一鸣惊人，这本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之后，她亲自参与了BBC版电视剧的剧本改编。4月29日，剧集《普通人》在BBC播出的同时，在Hulu上线，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部电视剧连带着小说原作，成为今年上半年度的文艺话题王。

《卫报》的专栏作者写得中肯：“如果没有萨利·鲁尼的小说对成长和情爱投去如此犀利的洞见，又怎么会这样一部现象级的通俗电视剧呢？”然而同时，电视剧把文本内容实现视听转换的时候，利用自身媒介的表达特性，制造了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这部剧的观感既是文学的，也是时尚的，造型和华服这些时尚的要素在剧中不是浮华的点缀，而是成为了文学的翻译器，由外而内地捕捉到00后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的颤动。当谈论剧集《普通人》的时候，小说是不能绕过的，但值得谈论的，不仅是小说。

### “普通人”爱与欲的纠结和计较，亦是不可见的湍流和漩涡

《普通人》的一双主角，既普通又没有普通到混然众人。玛丽安是“别人家的孩子”，家境好，相貌好，读书更好，只是性格和人缘差些，和学校里的小镇青年们玩不到一起。康奈尔是中下层的老实人家的好孩子，聪明却藏掖锋芒，小心翼翼地和大多数人“打成一片”。康奈尔的母亲在玛丽安家做钟点工，于是，这两个在校园里相见无言的年轻人，有了一点不为外人知的交集。玛丽安心比天高，康奈尔也并不安于命运，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不属于周围的小世界。她能出色且内心骄傲的孩子们，注定会彼此吸引，他们简直是理所当然地发展出一段隐秘且热烈的关系。但年少的激情不足以去应对这段关系公开后会引发的尴尬和非议，于是，这段关系一开始就是秘密，一直是秘密，最初的秘密是窃喜，长久的秘密酝酿成痛苦和羞耻。

萨利·鲁尼的厉害在于，她把一段简单的关系，写出了不简单的体验和感受。爱与欲的纠结和计较，是不可见的湍流和漩涡，鲁尼并不正面描写内心不可捉摸的风暴，她写得见的外部世界的细节。当康奈尔对他和玛丽安的关系既逃避又抱有愧疚感时，鲁尼写康奈尔在校园里袖手旁观穷小子们用市井粗话调戏玛丽安，而她用文雅又冷酷的方式回击那些男孩。在这样的写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内心黑幕后的戏剧，总会直接地表现为可见、可感的行动和声音。当



她写亲密关系里的情感波动时，角色们不说，不想，他们毫无遮掩的身体接触成为了“交谈”。作者并不试图剖开角色的心和脑，更从不替角色解释发声，她永远用一种准确的笔触捕捉到情感内在的混沌和暧昧无意识地制造出的实在的痕迹。

### 电视剧不是穿搭指南，但穿搭成为人物的一部分

在小说《蒂凡尼的早餐》里，卡波特没有具体地写霍莉穿着什么样的裙子去第五大道蒂凡尼珠宝店，是纪梵希为电影里扮演霍莉的奥黛丽·赫本设计了一条无袖露肩小黑裙，从此，“小黑裙少女”的形象成为独立于小说之外的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流行文化原型。这也是影视改编的魅力之一，因为载体和媒介的变化，改编从原作中获得能量的同时，也会生长出独立的美学话语。

就这一点而言，关注《普通人》文学内核之外的时尚外衣，并不是肤浅的。萨利·鲁尼的写作创造了一条由外向内的路径，电视剧的改编延伸了这种创造方式，导演敏锐且有效地利用了“造型”的元素。如果把电视剧《普通人》当作穿搭指南来看，肯定是跑偏了，但这部剧集里的“穿搭”，有着强大的参与感和存在感，它们成了人物的一部分。《普通人》这个书名/片名的重点是“人”，电视剧的本意不是提供时尚造型本，只是穿到角色身上的衣服让“人”的特点更鲜明了。

小说里很多次写到玛丽安的“瘦”，她大胆地主动开始和康奈尔的身体关系，但内心是惊悚的。影像化的改编用很具体的形象“翻译”了那些一波三折的情绪：脱去校服玛丽安，穿条纹廓形毛衣，衣服垮垮地挂着肩，露出线条清晰的锁骨，宽松的牛仔裤在她身上略不合身，露出的脚腕看着伶仃。和康奈尔的交往释放了玛丽安在原生家庭里压抑的情绪，她决定参加高中校园活动时，穿上了黑色V领的修身礼服，用她母亲刻薄的话说：“把能露的都露了。”离开相对保守的小镇，进入圣三一学院，加入都柏林的社交圈后，康奈尔重逢了一个自信、自在的玛丽安，穿清雅的白色雪纺衫，画冷艳的烟熏妆。玛丽安决定重新开始和康奈尔恋人关系的时候，她穿的是新宝蓝色波希米亚风格的长裙，而当两人再度分手，并在初冬季节见面时，她穿着黑色花呢西装，戴着很有禁欲感的丝绒项圈，当时她正陷在一段糟糕且痛苦的关系里。

“玛丽安穿什么”不仅是服装搭配的命题，造型的递进和变化制造出一条清晰的轨迹，那是一个女孩从高中到成年经历的审美摸索、对自我的认知和定义，以及在精神世界的沉浮。扮演玛丽安的黛西·埃德加·琼斯说，拍摄过程中最有趣的一部分就是确定她该穿什么，“好像穿对了衣服，我的身体表演起来也更自在。”可以说，《普通人》在视听层面制造的“表象”，和它从小说中拿来的文学内核，是同等重要的，直观的“时尚”意象回应着隐秘的文学性，传递这一代人精神世界里的波动。

制图：李洁